

黑枸杞万元身价背后

部分商家低价造假、高价造势；放大药用疗效，使其成为送礼硬通货

黑枸杞，青海草原上常见的野生植物，它的身价，从8年前的每斤几百元，上涨到现在的“最高万元一斤”。

所以才有了十几天前的“数千外来者掠夺黑枸杞”事件。主产地在西北高原，为这种植物增加了神秘感：很多店铺中，它被宣传为“美容神药”、“抗癌明星”。

“张声”和“掌声”的背后，是部分商家的“精心策划”，被宣传得神乎其神的药效，让它从草原野果变身礼匣“圣果”。

在生产、加工、宣传、销售整条产业链中，从前端的牟利抽水者，到后端的宣传注水者，让黑枸杞有了一个臃肿的身价。

就像一位黑枸杞承包商所言，“黑枸杞真有那么神那么值钱吗？还不是因为少，有炒作空间。泡沫会破的。”



在格尔木的黑枸杞批发市场，老板们在一粒一粒筛选黑枸杞。

老板好像没理解这句话，眼睛瞪得更大了，“啊，还能治疗高原反应？”

在商家对黑枸杞疗效的介绍中，它几乎可以包治百病：补肾益精、预防癌症、养肝明目、改善睡眠、美白肌肤、减缓衰老、治疗心脑血管疾病、缓解静脉曲张、调节内分泌紊乱……就连叶子都可以治疗失眠、肠胃病。

在商家的宣传里，黑枸杞又多了很多称号：“美容界的软黄金”、“癌症界的克星”。

“圣果嘛，没有治不了的病。”西宁一家青藏特产店里，老板对围观者表演，倒一杯开水，往杯子里撒几粒黑枸杞，瞬间，杯子里的水变蓝了。围观的人惊呼神奇，掏出钞票抢购。这一表演，让老板赚了一万多元。

让水变蓝的是花青素，这是一种水溶性色素，可以随着水的酸碱改变颜色。酸性偏红，碱性偏蓝。花青素有保健作用，主要是抗氧化。据传，黑枸杞的花青素含量是蓝莓的十几倍之多。

花青素成了商家介绍黑枸杞必提的专业词汇，承包黑枸杞的马元凤小学没毕业，但说起花青素头头是道，“花青素溶于水，能很快被人体吸收，所以疗效显著。”

科学松鼠会会员、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撰文指出，目前宣称的花青素的种种保健功效，主要是从“抗氧化”衍生出来的，并没有直接的临床试验数据。

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张村博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我国药典中并没有记载黑枸杞这味药，这意味着，中医药领域尚未对该药的“神奇”效果予以肯定。

而据媒体报道，最先发现“黑枸杞”的某生物研究机构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员透露，黑枸杞的食用价值是2006年才被发现的。此前，黑枸杞多被当地的羊群食用。这位研究员表示，黑枸杞的抗氧化能力的确比蓝莓、苹果等水果高一些，但与常见的红枸杞的抗氧化能力却没有太大的差异。

对于黑枸杞抑制癌症，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功效，京医会秘书长马海伟同样持质疑观点，他说，黑枸杞为药食性植物果实，和红枸杞一样，有调理保健作用，但不可能对于癌症、心脑血管疾病有预防和治疗作用，其富含的花青素，也不可能像西药一样对相应疾病起到直接治疗作用。

雁过拔毛的产业链

5天前，草场承包商马近明和合作伙伴吵了一架。合作伙伴私下卖给别人五斤黑枸杞，把4500元揣进了自己的腰包。

今年，马近明草场的黑枸杞干果产量是一吨，按照市价800元每斤算，今年的产值是160万元。

“实际上整个产业链条都在涨价，我们的生产成本也越来越高，产值160万元，赚得不多。”马近明说。

2013年，马近明草场的承包费是30万元，今年涨到55万元，“牧民看到黑枸杞越来越火，就涨了快一倍。”

采摘的人工费也涨价，“去年一斤鲜果采摘费是15元，今年涨到25元，工人们还不满意。”马近明说。

在一家山东饭馆，六十多岁的采摘工人刘桂云说，一天采10斤，能挣250元。但她还是觉得不划算，因为住宿和伙食费都在涨。每年的8月中旬到11月，很多宾馆老板会把房价调高一半。

马近明算了一笔账：采摘费30万，草场承包费55万，加上灌溉、设置围栏、草场维护费用30万，“保守估计，我们的生产成本是115万元，利润是45万元。”三个合伙人，每人可以分到15万。

除了野生黑枸杞的生产成本上涨，人工种植黑枸杞成本也价格倍增。

马原原来在甘肃做服装生意，2014年，到格尔木新华村承包了两亩黑枸杞耕地，“一亩地承包费是三万元每年。”这比在中原地区土地流转费用高出三十倍。

但马原认为，这个价格是感情价，不算贵，因为自己拿到的土地是“成品”。

马原所说的“成品”，是种植了黑枸杞的成品。因为土地

上种了黑枸杞，就有价值了。据新华村一位村民介绍，“为了培育黑枸杞地，我们也是费了工夫的。”

他说，“土地上的黑枸杞苗子都是从草原偷来的，我们要冒险吧？苗子偷回来以后，成活率百分之五十不到，我们要补苗、打药、上化肥，这也成本吧？”

据这位村民介绍，每亩地培育成本要上万元。

在格尔木新华村等一些农耕村庄，耕地几乎全部种上了枸杞，村民们靠承包枸杞地为生。而承包黑枸杞地的马原，每亩地的纯收入不到一万元。

黑枸杞老板变身藏药专家

承包商韩辉也曾想着学点营销“学问”，却吃了闭门羹。韩辉有一个姓王的客户，在西宁开了一家网店，王老板曾透露，自己去年利润是800万元。

韩辉曾专门到西宁找王老板取经，但王根本不让韩辉进他的办公室，“咱们要想合作下去，你别打听我的商业秘密。”

福建老板蒋光明说出了“行业机密”：低价造假、高价造势。在格尔木抢摘黑枸杞的大军中，还有些人专门采摘白刺果实。

白刺是一种红色或黑色的果实，比黑枸杞稍小，晾干以后颜色与黑枸杞相似。白刺植株较大，产量每株达到10公斤，且在格尔木草原遍地生长，收购价每斤不到五元。

一位业内人士透露，这些白刺也是收购商要的，用来掺入枸杞内以假乱真。

蒋光明发现，从2010年起，黑枸杞就成了礼品市场的硬通货，“专门送领导。”

蒋光明第一次为黑枸杞造势，也动了很多心思。

2012年，他花了一万元订做了50个包装盒，“木制的，上面烫金，里面铺上上好的丝绸，丝绸里面再装上铁盒，看起来精美。”

蒋光明把每个包装盒里放上六两精选的黑枸杞，装了一百份，免费赠送给50个人。

这50人都是蒋光明精挑细选的，包括孩子所在中学的班主任、老婆单位的领导、社区居委会主任。

后来蒋光明听说，自己送的黑枸杞礼盒到了一位副区长手里。他认为“目的达到了”。

“一般第一个收到礼盒的人都不会自己留下，会继续送给别人，这50个礼盒能让我所在地区的精英人群看到，做了个精准的广告。”

蒋光明认为，自己是造势高手。

现在，蒋光明开了网店，他有5人的营销团队，专门负责黑枸杞的宣传炒作。“这行，不‘做文章’根本不行。”蒋光明说。

网上搜索，关于黑枸杞的“文章”不计其数，有一篇叫做《黑枸杞，原来这些低调的明星都在喝它》，文章列举了韩红、汪涵、宁静等明星，“都在用黑枸杞！”

据记者了解，韩红只是在一档介绍青海的电视节目中提了一句话，当时节目展示了十余种青海特产，涉及黑枸杞，韩红只是说了句“这个东西很昂贵。”

这句话被截取、放大了，成了很多商家店里的“明星推荐”。

吴颖颖是西南某杂志的经营记者，她去年帮青海一家黑枸杞贸易公司做广告软文，稿子改了七八次，令吴颖颖诧异的是，这家贸易公司老板一定要推广自己的形象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藏药专家。

在格尔木，关于黑枸杞的宣传无孔不入，很多出租车司机把黑枸杞摆在挡风玻璃前，“这是草原上的神物，保平安”。

“泡沫会破的”

“听说诺木洪农场农科所培育出了新品种，以后可以大面积人工种植，花青素含量比野生的都要高。”这个消息让韩辉紧张。

诺木洪农场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农场农科所确实一直在做黑枸杞研究，目前有所突破，研究出了花青素含量更高的黑枸杞。

在农科所附近，农场建立了近百亩的育苗基地。

诺木洪农场原来以种植青稞和大蒜为主，2005年以后开始由外地土地承包商在诺木洪种植红枸杞，到2010年，红枸杞已经成为农场的主要作物。2011年，农场编制了《青海诺木洪枸杞产业园建设总体规划》，主打枸杞产业。

在农场耕种区，全部种植枸杞，红枸杞依然占绝大多数。此时，正是红枸杞采摘季节，来自山东、河南、福建等地的收购商穿梭在田间地头找货源。

一位商人说，红枸杞批发价30元每斤，运输成本高，赚钱慢，明年开始，他也准备做黑枸杞生意。

“物以稀为贵，多了还能卖出好价钱吗？”诺木洪的动作让韩辉很担心，“黑枸杞真有那么神那么值钱吗？还不是因为少，有炒作空间。假如多了，泡沫会破的。”

“目前市场上对黑枸杞的热捧，是不理性的。”一位营销专家认为，黑枸杞的炒作路子和虫草等稀有产品一样，但却不具有虫草的市场稳定性，因为虫草人工培育非常困难，可以保持其稀有性，而黑枸杞可以人工培育，一旦大面积种植，稀有性被打破，市场的虚高也就不复存在。

从没人愿意碰到身价万元

杨喜庆摇晃着筛子，喘着粗气。

筛子里豌豆粒大小的黑枸杞，夹杂在土块石子之间翻滚。他把黑枸杞滤出来，放在一边，枸杞叶子放在另一边，剩下的杂物，让工人用手挑选，“一粒也别剩下。”

上周，5000多名黑枸杞抢摘者“洗劫”格尔木300多万亩草原，杨喜庆承包的两万多亩黑枸杞草场也被抢光，给他留下了这些“残羹冷炙”。他精细地挑拣着，希望挽回一些损失，“剩下的这些小枸杞，拿到市场上卖500元一斤没问题，枸杞叶子也能买到100元每斤。”

而一般的黑枸杞，批发价已经从一周前的600元每斤上涨到800元每斤。“一周涨二百，不算啥，你看吧，货越来越少，到月底能涨到1000元。”杨喜庆说。

杨喜庆估算，仅在格尔木，每天交易额达到5000万元。而这个生意，已经遍及青海、新疆、甘肃。

从格尔木到都兰县诺木洪农场，140公里，打车260元。出租车司机马茂才唠叨，“你给这么多钱，还不如半斤黑枸杞呢。”

马茂才有些懊恼，他从小生活在草原，竟然没发上黑枸杞的财，他更想不通，“这小东西，怎么就那么值钱了呢？”

小时家里穷，买不起墨水，马茂才就跑到草场，摘几把黑枸杞捣碎了，和在水里当墨水用。直到五六年前，他也没瞧得上这小果子，“浑身长刺，颜色弄在身上很难洗，这东西谁敢吃啊，万一有毒呢？”

但这个时候，已经有外地老板揣着钱袋儿来了。

在草场承包商韩辉眼里，诺木洪是黑枸杞的“价值发源地”，格尔木只能算第二站。

2010年8月的一天，两个老板来诺木洪找到韩辉，问他有没有黑枸杞。“黑枸杞？”韩辉那时都没听说过，他只卖红枸杞。

其中一个福建的老板从口袋里掏出几粒，在手心一摊，韩辉一眼认出来了，这不是草原上常见的野果子吗？

“一斤鲜果儿50到60（元）。”老板开了价儿。在当时，韩辉卖的红枸杞鲜果才十几元一斤。

韩辉不知道“野果子”这么值钱，蒋光明心里可清楚。

这位福建药材商人，2008年就接触黑枸杞了，那时作为草药，黑枸杞干果每斤售价约三百元。

韩辉占了“地利”的优势，见外地老板越来越多，他组织人到草原上采摘，2011年他赚了50多万。“鲜果已经从2010年的每斤60元涨到80元。干果身价照3年前翻了番，700元每斤。”

2013年，韩辉和朋友承包了两万亩草场，他赚了一百多万。

几天前，格尔木黑枸杞交易市场的一间档口里，老板娘正拿着小铲子往精致的包装盒里装黑枸杞。

“黑枸杞批发价多少钱一斤？”三个人站在门口，弯腰询问。

“900元！”老板娘头也不抬。

5年间，黑枸杞的市场批发价已经涨了1倍。

老板娘不愁客户。距市场不远有家宾馆，一周以来，前台都放着“客满”的牌子。宾馆老板说，“都是来买黑枸杞的，很多人一住就是十几天。”

在西宁的特产地，几乎都能看到黑枸杞的身影，价格最高每市斤可以卖到一万元。就连黑枸杞的叶子，批发价也在100元每斤，特产店里一斤能卖到200元。

在淘宝店，黑枸杞网店超过一千家，还出现了黑枸杞面膜、牛奶等衍生产品。

“圣果，没有治不了的病”

“真的，你信我，就连（黑枸杞的）叶子都能治病。”市场旁的宾馆里，一个老板眼睛瞪得大大的。

这位老板说：他刚来时失眠、多梦，每天泡一把叶子喝了，现在睡得很香。

宾馆服务员此时正在收拾房间，忍不住接过话茬，“你不是高原反应。”